



中学图书馆文库

丁文江的传记

胡适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学图书馆文库

丁文江的传记

胡适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文江的传记 / 胡适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6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4983-4

I. ①丁… II. ①胡… III. ①丁文江 (1887 ~ 1936) — 传记
IV. ①K82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1784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写在前面

本书的作者胡适先生与传主丁文江先生，都为中国现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

胡适（1892—1961），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他一生竭力提倡白话文，为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现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丁文江和他的团队短时间内将中国地质学从毫无根底抬升到真正的国际水平，使这门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声誉。除地质学外，丁文江在地理学、古生物学、历史学、

教研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可谓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丁文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常见的人生历程：出生在家境还算殷实的家庭，开蒙，私塾，留洋，回国报效；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为国家的命运思考，努力地寻找各种使国家强盛的道路。与同时代的民国知识分子相比，丁文江的一生更为复杂而丰富。他做过地质研究所所长、北大的教授，也做过矿务局的经理，更做过军阀孙传芳治下的官员，由于他的学识与能力，使他在这种岗位上做得都很出色。所以，在朋友的眼中，他既是“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又是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还是精于科学、长于办事的“现代稀有的人物”。可他的一颗报国心与一腔抱负，也并不是时时有发挥的地方。如他满腔热忱地跟孙传芳讲，想在上海办一所军事学校，因他所见的中国军人居然连地图也看不大懂，却只换来孙的两声“哈哈”大笑。这样的挫败后来成了丁文江与朋友们分享的笑料罢了。

丁文江是胡适的好友，胡适当年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之说，

丁断然不允许胡这样将自己超然世外，拉着胡和其他好友办了现代史上影响较大的两份刊物：《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丁对胡说，不管你做如何的思想改革，文字运动还是文艺复兴，倘若政治是腐败的，则所有这些断然不能成功。

丁文江壮年因事故逝世后，胡适痛不欲生，决心为他立传。《丁文江的传记》为胡适所写的最长一部传记，可以说是胡适《四十自述》之外，又一部值得称道的优秀传记。

本书此次出版，附加了傅斯年先生写的悼念长文：《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此文突显了丁文江先生不同凡响的一生。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4年2月

目 录

引 言	1
一 家世和幼年生活	4
二 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	8
三 他在日本一年多	13
——计划往英国留学	
四 海上的救星	17
五 在英国留学七年（1904—1911）	20
六 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	28
七 地质科科长	34
——地质研究所	
——北大地质系	
八 民国初年的旅行	40
——太行山与山西铁矿	
——云南与四川	

九	丁在君与徐霞客	52
十	地质调查所所长 (1916—1921)	63
十一	北票煤矿公司 (1921—1925)	
	——《努力周报》(1922—1923)	73
十二	“玄学与科学”的论争 (1923)	93
	——附论他的宗教信仰	
十三	“大上海”的计划与实施 (1926)	131
十四	回到地质学来:	156
	——广西的地质调查 (1928)	
	——西南地质调查队 (1929—1930)	
	——北大地质学教授 (1931—1934)	
十五	独立评论 (1932—1935)	180
十六	苏俄的旅行 (1933)	
	——最后三年的政论	199
十七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234

附 录

丁文江遗嘱	265
校勘后记	268
龙研仙同情革命	274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傅斯年 277

引 言

丁文江先生死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五日。他死后，《独立评论》给他出了一本纪念专刊（《独立》一八八期，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出版），收了十八篇纪念文字。以后还有几位朋友写了纪念文字寄给我们，从二月到七月，又收了九篇（《独立》一八九期，一九三期，一九六期，二〇八期，二一一期）。这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里有不少传记资料。可惜傅斯年先生已宣布的三个题目，——“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我在长沙所见”，——都没有写出来。于今傅先生也成了古人了！

傅先生在他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里，曾说：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

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

我自己在《丁在君这个人》一篇文字里，也曾说，“孟真和我都有将来作丁在君传记的野心。”我又说：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在民国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长文里，叙述他在淞沪总办任内的功绩，立论最公平。（适按，孟真在第二篇长文《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里，论述这段故事更详细，见《独立》一八九期。）他那个时期的文电，现在都还保存在一个好朋友的家，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必定可以有详细而公道的记载给世人看。

二十年很快地过去了。当时有作在君传记的野心的两个朋友，

于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孟真说的不错：“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决心要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要写这篇《丁文江的传记》。

在这二十年中，传记材料很难收拾。例如上文说的关于民国十五年的文电，至今我没有见到。收藏那箱文件的好朋友居然写了一篇《丁文江传记初稿》，在五年前寄给我。可惜他始终没有利用那箱里的任何文电。他自己说，“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我已老得不成样子，若再蹉跎，不免辜负死友了。”这篇传稿是他追忆的一点纪录，也成了我的材料的一部分。

此外，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在君遗著，和那十多篇纪念文字。遗著也很不完全，例如在君在《努力周报》上写的文字，在天津《庸报》上写的文字，我在海外都看不到。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

一 家世和幼年生活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当西历1887年4月13日），他在《努力周报》发表文字，常用“宗淹”的笔名，那当然是表示他崇敬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是泰兴县的一个绅士。母亲单夫人，生了四个儿子，文江是第二子。大哥文涛，三弟文潮，四弟文渊。他还有不同母的弟弟三人：文澜、文浩、文治。

文涛先生有《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说：

亡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五年，毕四子书五经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

“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

在君的天资过人，他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故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这种经验，崔东壁（述）曾在他的《考信附录》里说得很清楚：

自述解语后，〔先君〕即教之识字。遇门联扁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以故，述授书时，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亦颇略解其义，不以诵读为苦。

崔东壁的自叙最可以给文涛先生这一段记载作注解，使我们相信“五岁就傅，寓目成诵”，不是奇事，只是一个天才儿童早年先认识了许多字，后来拿着书本子，就觉得“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所以能“寓目成诵”了。

文涛先生又说：

弟就傅后，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儒语录学案。……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贽）、史督师（可法）。又得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早夜讽诵不辍。……时取士犹用八股文，塾师以此为教，亡弟亦学为之。……于古文，始尝推许韩昌黎，既而……乐诵大苏纵横论辩之文。年十一，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

我详引这两段追记的话，因为在君十六岁已离家出国，他在日本时已能作政治文章，他读中国经史书，他作中国文、中国诗，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柢。那根柢起于他母亲单夫人的教他识字，成于他自己在私塾时期的博览自修。

单夫人是一位很贤明的慈母。文涛先生说：

先严……诸事旁午，鲜有暇晷，涛兄弟以养以教，壹以委之先慈。先慈于涛兄弟爱护周至，而起居

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有定程，一钱之费，必使无妄耗。事能亲为者，毋役僮仆。即不能，偶役僮仆，亦不得有疾言厉色。

在君一生的许多好习惯，据他大哥说，是他母亲的家教“植其基”的。

二 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

泰兴县旧属于南通州，是江北的一个小县，丁文涛先生说那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王荆公有《伤仲永》一篇短文，指出那个神童方仲永陷在一个不良的环境里，没有做学问的机会，结果是到了二十岁时竟是“泯然众人矣”。文涛先生说他们泰兴人“远涉数百里，已非习见，遑论异国！”丁在君能从那个狭窄的地方跑出来，十五六岁就到了日本，十八岁就到了英国，大胆的走到大世界的新学术的大路上去，——这个大转变，这个大解放，都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候，忽然遇着一位恩师，——湖南攸县的龙研仙先生。

文涛先生这样记载这一件奇缘：

弟年十三，出就学院试。时盖“戊戌政变”后之翌年也。会攸水龙公璋以通人宰邑政，兴黉舍，倡新学。闻弟有异材远志，语先严挈弟入署，将面试之。弟……入谒，〔龙公〕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弟文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日本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我细读此段，不能不指出一两个疑问。第一，在君出去“就学院试”，那是童生考秀才的考试。文涛先生没有说在君曾否取中秀才。照那时代的惯例，幼童应考，往往得到学院“提堂”的优待，在君已能作文字，他被取作秀才，似无可疑。海外无可稽考，只好等待丁文渊先生去考定了^①。第二，在君应学院考试在他十三岁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但他初见知县龙璋先生，似乎在两年之后^②，在他十五岁时（光绪

① 丁文渊按：在君家兄并未取中秀才。

② 文渊按：适之先生的考证，一点没有错。家兄想要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照当时的习惯，需要经地方官保送才可。家兄初见知县龙璋先生，就因为这个缘故，和院试无关。